

空客房

雪岸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 T 0 4 1 9 0 9 *

工 客 房



雪
岸
著

文 化 藝 術 出 版 社

空客房

雪岸 著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交通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875 字数 286,000

199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9-1708-3/I·741

定 价:19.80 元



作者简介

雪岸 原名周金凤。祖籍山东沂水。1971年寒露生于吉林省白山市。为中国作家协会内蒙古分会会员。1997年毕业于鲁迅文学院文学创作班。曾做过话务员、企业调研工作部助理、杂志社编辑、记者，现从事专业文学创作。主要作品多为中篇小说，其中《虚掩的柴门》、《错过了的约会》、《出走的那个夏天》等作品曾结集出版。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散见于报刊。

1313299/03

1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水雁开始对黄楼产生恐惧。她最后一次离开黄楼的时候,有一种四面楚歌的感觉。

黄楼关闭了五年多,又开张了,总经理不再是顾嘉新。夕阳西下,沐浴在黄昏里的黄楼有一种历尽沧桑的味道。水雁重新来到这里,来看新黄楼剪彩的样子。她是怀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来的,她自己也说不清楚。水雁第一次走进黄楼的时候,年岁还很小,她跟在王纽的身边踩着红地毯走上最高层,进了王纽当年的客房部经理室。她看着王纽当经理的那个感觉,就像高天落水一样地痛快淋漓。后来,内部的人事进行调整的时候,王纽便离开黄楼被调到系统内的其他单位去了。

黄楼,不能说它是色情场所,它真正的名字叫洞天酒店,是省辖城市T城里一个公司下设的。T城下设黄楼的那个公司,是个很有规模的长途汽车运输公司。西部的内蒙古连同牧区在内,没有人不知道这家运输公司的,所以黄楼在整个西部地区即使不是很大,但也有些名气。这家公司最早的时候在市区里面,T城扩展之后,它就搬到了城市的西开发区。西部的开发区在

开发以前是一大片茫茫无边的荒凉坟地。公司搬到了这里,黄楼也就在这里重建了,名字由原来的运输酒店改为洞天酒店。总经理顾嘉新当时的想法是,虽然运输酒店的牌子多少年来已经输入人们的头脑了,但用不了多久,洞天酒店的牌子传出后会取得更大的效益。酒店之所以被人叫做黄楼,因为它的装饰材料都是黄色的。金黄色瓷砖镶起来的外表,被太阳光一照,闪着夺目的光彩。这个城市本来就没有多大,全市除了电视塔和邮电大楼,最高的便只有这个七层高的洞天酒店了,所以黄楼在重建的一开始就引起了本公司的重视。

酒店大厅的正中,有个漂亮的水池子,水池子里养着一些金鱼、水草,还有一座假山堆得快触及到天花板了。假山不同的位置都在喷水,喷出了一朵朵清凌透明的芙蓉花,偶尔几点水珠也能溅射到大厅北壁的大壁画上。这一切,都在用大镜装成的碧蓝色天花板上形成一个倒影。

这个大厅吸引过许多人。当年有一个《花花公主》的电视剧摄制组,一行人刚到的时候,就是那样累累赘赘地扛着一些庞大的摄制器材和许多稀奇古怪的玩意儿,他们围着大厅中央鸡蛋形的水池子和假山转来转去,还一字排在总服务台对面整面墙上的巨幅壁画前指指点点。画上是一座光秃秃不长一片叶子与绿斑的简单山峰,重重叠叠、起伏连绵的韵味是画笔刻意成就的。山腰的云雾稀薄处,显出几个行走着的小人影。这是著名的乌拉山缩影。一楼右侧的那间高客房就在这壁画的背后。这些人一时指指这里,一时戳戳那里,虽然风尘仆仆但是兴致很高。他们在黄楼住了一些日子,走了以后,那个老编剧为黄楼编了一个剧,前两年电视台播出了,反响很强烈,一时成为T城当下的一个话题。不过,那时的洞天酒店早倒闭了。倒闭了的洞

天酒店，门窗森严，铁卷帘挡住了外面的许多好奇和观望，这是黄楼的又一次周折。在黄楼由市区搬到西开发区的伊始，由于地势的改变使得黄楼失去了市区的繁杂喧闹而冷清了三年来，清闲下来的人员也都“栽”下去了。

水雁就是在这个时候面临了一个走进黄楼的问题。她的母亲王纽从交通系统退休了，她将随着最后一批子女顶班的文件走进子女顶班的人群。王纽拼命地托关系找了许多人，希望水雁顶了她的班之后能够被分配到交通运输这个大系统内的其他单位，而不是黄楼。这其中除了黄楼因地形的失利而导致的效益不景气外，还有一个最要命的原因就是：小城市的人鄙视服务行业，更鄙视在服务行业里工作的人。女孩子到服务行业工作，大家都根深蒂固地认为她不会再干净了。

王纽的努力终于白费了！水雁别别扭扭地走进黄楼。走进黄楼的那一天，她像走进深渊一样，有一种面对着悬崖豁出去的感觉。她的心中充满绝望。她想：从此，我就成了黄楼里的人。

当地人都管这酒店叫黄楼。搬迁的前后都这么叫。每次，水雁走在街头，总能听到有人指着她的背影说：“她是黄楼的。”

她最初不能确切地知道黄楼给人的是什么印象，因此也听不出那背后指着她说话的究竟是鄙夷还是羡慕。本来嘛，任何事情都是说不清道不明地具有两面性或多面性，黄楼又怎能被所有的人肯定是好是坏呢？

其实水雁那时候顶替王纽的班，也纯粹出于无奈。君去世那个事件的发生，使她无所事事、茫然无措了好久。为她焦心急肺变得主张不定的王纽于是就说：“实在不行，就到黄楼吧！人总得有些事情做。”

她于是怪怪地笑着说：“到黄楼，我有毛病啊？”说完就将脸上的笑容立刻收拾得一干二净。

这是水雁的拿手本领，为此好多人提议她应该去当演员。她自己一度也这样想过，但那劳什子电影学院的分数线甩下了她。她也想过当记者，当红诗人，现在仍然这么想。这一点，她自信自己迟早能够做得到。

水雁对黄楼本身没有什么成见，只不过看着当年那些那个也优秀不过她的人都在学习高级理论，学习了高级理论之后便会从事高级操作的工作。而她，却在黄楼干服务员。这种强烈反差产生的心理作用怎会不强烈呢？她曾经说过：“让我到黄楼当经理，还值得掂量掂量。”

王扭不满地冲她吼叫：“就你这样儿，往后吃亏的日子可等着你呢！”

水雁最终还是去了黄楼。报到的那天，她到上级公司的上级单位拿到了分配手续到公司，从公司又到服务公司去，等从服务公司赶回黄楼，剥葱似的分配程序才算完结了。总经理顾嘉新任命的客房部经理侯卫用新奇的眼光看着坐在办公室内等待分配的水雁说：“只要你是块金子，在哪儿都会闪光的。”

冲着侯卫的这句话，水雁有些喜欢黄楼了。毕竟黄楼不倨傲。她在黄楼里面找到了第一个哲理。

当然，她的矛盾也是由喜欢黄楼和不甘心呆在黄楼开始的。不管怎么样，她的主要生活已经在黄楼开幕，她期待着黄楼带给她好运，也期待着黄楼里发生一件惊天动地的好事情或坏事情，让她永生难忘，并且与她有关。

上班的第一天，水雁来到总服务台，台里连她在内有三个女孩子，组长叫乌云，是个只有初中文化且长相极丑的蒙古族老姑

娘,她三十五岁了,还没有结婚。另一个叫蓝雪。蓝雪与水雁的
年岁相当。蓝雪长得很美很文静,虽不是蒙古人,但她能唱一系
列流畅的蒙古族歌曲,只是平日从来没有人听她唱过。在她们
中间,水雁安定下来。由于开发区离市区极远,又由于水雁家庭
观念的极其淡薄,所以,她在报到的第二天就干脆连行李一块儿
搬到了黄楼,和蓝雪住在了同一个宿舍。她们的宿舍在黄楼的
第五层最南端的一间大屋子里。宿舍里除水雁和蓝雪外,还住
着餐厅的吧台服务员肖融和领位服务员姚红。乌云住在她们的
隔壁,因为乌云是组长,所以就与客房部的领班住在一间小些的
房间。最初的几天,总经理顾嘉新只让水雁上行政班,不参与乌
云、蓝雪她们的三班倒。水雁曾暗自觉得顾总经理对她挺关照。

其实那时,顾嘉新只是因为水雁刚刚工作不便于倒班罢了。
几天以后的一个早晨,水雁接班的时候,看见蓝雪与总经理顾嘉
新在总服务台一里一外地站着说话,蓝雪说:“他一进来就找我
的麻烦,一会儿让我给他开一个空白发票,一会儿坐在柜台上
面,称爷爷称老子,满嘴酒气,还要跳进来打我……我不在这儿
干了,让我到哪儿都行。”蓝雪说完就哭了。

夜里,有个醉鬼来闹事了。

顾嘉新问:“我们的保安都不在吗?”

蓝雪说:“夏超就在那里坐着,”她指了一下大厅里的一排沙
发,“他没管。”

夏超不管!他是黄楼的保安,他不管黄楼的安全!但是顾
嘉新没有拿夏超怎么样。夏超依然是夏超。新来的水雁不能拿
这一件事情来判断什么,她只知道夜班的总台上不能只有一个人,
从此她参与总台的三班倒了。当然,蓝雪依然留在了总台,
只是她再上夜班的时候,身边多了一个水雁。尽管如此,蓝雪也

没有很快地把水雁当成朋友。虽然年岁小但城府颇深的蓝雪没有表露出来。

夜里的总台，清清闲闲，没有那么多的旅客来，楼上楼下比较要好的服务员便开始打电话聊天。保安夏超常常是她们中间嬉闹的一员。

那时南方的客人总是与水雁和蓝雪随便地谈着话。水雁常常让南方人说说北方的优点是什么。那南方人也时常是递给她们一人一把炒豌豆以后，让她们边吃边聊，然后南方人就说：“北方的空气不如我们南方的好啦。北方人也做生意耶，但是不如我们南方人做得活啦，北方人给冷空气冻得刻板嘞，认死理哦。你们北方人太好面子啦，大事情一下子干不了，小事情又不愿意干，在心里和在嘴巴上都不愿意承认别人比自己强，也不服别人。你们是省吃俭用装修房子，勒紧裤带撑门面，然后就躺在屋子里面哪里也不想去啦，实在是闭塞得很耶！”

夏超于是凶巴巴地插进去，瞪着眼睛冲那南方人说：“你们南方人的月亮也是圆的！”

南方客人脸色变了一下，好在没有接夏超的话茬。南方人走后，夏超对水雁和蓝雪说：“别理那些南方佬儿！看那些南蛮子就够了！”

不多事的蓝雪静静地坐着，不吱声，一本《罗兰小语》摊在她的膝上。

水雁却很好斗地与夏超争了起来，她先是不失友好地给夏超分一把炒豌豆，然后说：“他说的北方人其实只是我们T城人，他在T城呆得时间长了，就认为北方人都是这个样子。T城就是一个敝帚自珍的小城，他没有说错。”

夏超又对着水雁瞪起眼睛说：“一看你就不是个T城人！”

水雁也对夏超瞪着眼睛，并且还边吃豌豆边用 T 城土语说：“一看你就是个二流子！诡三豁四，抓五弄六，鬼七溜八，到九也不是个好东西，十它！爷咋介就不是个 T 城人！”

夏超说：“十它！爷咋介看你都不像个 T 城人！”

“不像就不像个哇么！又不用你发工资！爷么老家是湖南的，咋介呀？”

“咋介也不咋介。”夏超放弃了与水雁斗嘴。

水雁那时偷偷笑了，知道刚从南方来 T 城的那些人听不懂他们说的“十它”就是一句在他们外地人听来十分忍受不了的骂人话，大约是“野种”之类的。但 T 城人可以当它是骂人话也可以不当，它是 T 城人嘴里最常见的口语，有时候也能表示亲密。T 城人不客气，老交情见面骂得越精采越能说明俩人的关系近。虽会唱蒙古歌曲但不是在 T 城长大的蓝雪不懂，水雁和夏超也不解释，日子久了，蓝雪自然会明白。

这也是许多外地人搞不懂 T 城人的一个原因，也是总经理顾嘉新十分焦急的一个原因。服务行业毕竟还是需要礼仪和客气，他要求他的员工一定要在客人面前规范化。但是谁让现在没有多少客人呢？除了各运输站的长途汽车司机和几个零星星的南方散客之外，没有人住宿的夜晚，小姐们无聊地扯着闲话，还有外面比她们更无聊的一些陌生人打进电话来和她们扯皮斗嘴，总是一些类似的“你给我找一下刘华”的话。

小姐们起初正经地回答：“我们这里没有刘华。”

“那你贵姓？”

“我反正不是你要找的人。”

“那我就请你跳个舞吧？”

小姐们的话锋于是变了：“请我跳舞？你知道我是小姐还是

大姐？大姐没空！回家请你妈跳吧！”

电话赶在对方回答之前拼命挂断了。不一会儿，那边又打来了，开始乱骂一些脏话。于是黄楼这边请夏超来帮忙回骂。夏超骂得那边不敢再打来了，这边又感到了更加的无聊，自己人便楼上楼下地打电话骂起来，边骂边嘻嘻哈哈地笑。骂得没意思了，也就是骂得“寡”了，西部小城的正经话才开始。

“寡死了！寡死了！”双方在电话里说，“没事就上（下）楼来耍哇，我还得让你和我练练蒙语。蒙语挺快（好玩儿）的。”

夏超不知什么时候溜进二楼的餐厅里，偷了一只烧鸡出来，大家躲进小件寄存间里啃着吃。西开发区刚开张的黄楼，餐厅也比较清闲，服务员们同客房的一样在斗嘴。在市区黄楼工作过的老职员都感叹黄楼在市区时候的那么一种兴旺和繁荣，她们总是不断地叨咕着，这种状况不知道还将持续多久。

多数人都在想，在市区经营得好好的黄楼，一下子搬迁得偏远了，冷清是注定的。也有人说是这个开发区本来就晦气。

那个后来在 T 城纷纷传扬着的“姆娣的传说”也就是这个时候被人们“隆重推出”的。

说的是这个开发区还是一片坟地的时候，就是个什么王家的老坟场，若干年被盗了墓以后，百姓们的坟墓也陆续地挤了进来，日积月累，年复一年，便坟茔累累，常有鬼火闪烁其间。王家墓地的魅力从此被淹没掉了。过去的 T 城人没事都不到这里来。这坟地的附近，惟一的建筑物就是 T 城火葬厂。通常从火葬厂传出的消息就是那片坟地半夜里又闹了，大抵是王家在和百姓们争夺地盘，打架之类的事。

远离坟群的东南角，有一座最醒目的孤坟，据说里边埋的就是那个叫姆娣的女孩子。姆娣在 T 城至此已经是家喻户晓

的“人物”。姆娣从前是某个朝代大蒙古部落中王子的奶妈生的孩子。奶妈与谁一起生的,就没有细节了。相传奶妈进王爷府的时候二十二岁,她刚生完一个孩子,孩子死了,跑江湖搞杂耍的丈夫便不知去向。孤独的奶妈跟随当差人来到王爷府哺育王子,一干就是多年。奶妈没有名字,她来到这个府里的时候,人人就都以“奶妈”代替了她的名字。奶妈爱护王子,与王子寸步不离。小王子一天一天在奶妈奶水的滋润下长高长大,英气横生,紫气东来。奶妈突然有一天要求离开王爷府回家看看,她就这样出营了,在营外耽搁,重过了一段远离王族的百姓生活。一年以后,奶妈抱着出生两个月的姆娣再次走进王爷府服侍王子……

没事的时候,黄楼的女孩子们都是坐在一起,嚼着蚕豆之类的零食讲着姆娣的故事。当然,每个人和每个人所讲的情节都不一样,但都很有味道,它时常能够给无聊的女孩子们带来一些恐怖的感觉。她们就这样地经常经常被自己编的故事所惊吓,也觉得很有意思。这些故事是她们那些无聊日子里的伴侣和慰藉。她们讲散落在 T 城的传说和故事成癖。T 城实际上不算一个古城。它没有什么名胜和纪念地,尽管有隋时属过丰州的历史,但它真正成为 T 城的时候,还是在解放以后。女孩子们生活在一个历史遗产一无所有的省辖城市里面,除了自嘲自讽,之后,只能自我抬举。她们没有喀喇沁旗的喀喇沁王爷府、福会寺、灵悦寺、龙泉寺、洞山石窟、燕汉长城、耶律琮墓、公主陵,她们就只能编奶妈的故事、姆娣的故事。她们没有四王子旗的王爷府、大庙、古边城、古墓群、古城池,她们就只能将它们移向她们的故事。而她们脚下的那片土地,在它还是一片坟地的那个历史上,真的会有王爷墓地存在吗?如有,也该被当成文物保护单位

起来了，怎会建起公司盖起黄楼呢？女孩子们在一片荒衍野坟上编造王家的传说安慰自己，在自己破落的家门口自欺地说：“这里曾经卧着两只石狮子。”

这是 T 城人的特点。这是 T 城造成的 T 城人的特点。

水雁等女孩子们寂寞地守在总台上，紧挨着黄楼的长途汽车站的站台女工们时常传过她们又发了多少多少的奖金或补助的消息来。黄楼女孩子们心里的羡慕使她们十分为自己难过，可她们嘴上讲着：“不稀罕。”她们依旧用姆娣的传说打发日子。

当然，黄楼不能没有汽车站。汽车站总能给寂寞的黄楼带来一些效益。因为黄楼的客人多数是从那个长途汽车里面走出来的。汽车站与黄楼是一个系统的，出了汽车站口走几步，就是有着一群女孩子的“黄楼”。长途汽车上边走下来的那些人，一般都到黄楼里来往来吃。按说，随着长途运输的运转，长途运输公司下设的酒店也该运转起来了。可是那一年，偏偏又赶上了许多国营车辆的个体承包，以及一些纯粹私人车辆的增多，他们争先恐后地挤上长途运输的车道，使得搬迁后的黄楼和黄楼的上级公司，也就这样地在冷清中挣扎了三年之久。汽车站大概可以例外，他们还有其他的副业可搞。比如与长途汽车司机合作，从外地贩回一些商品来让站里等待分配工作的那些闲杂人员拿去卖。这些，他们也是从调度站学来的。而且，只有他们和调度站具有这个方便条件。

水雁到黄楼后的第一个月，总台的三位小姐每人领到了二百元的工资，边自我解嘲边手拉着手地一起上街，一人买了一件新衣服。以后，每到发工资的时候，她们都是上街去，买打扮自己的物品。黄楼的女孩子们竟也都花枝招展，令汽车站或站里的女乘务员们惊讶不已，她们总是说：“你看洞天酒店的那帮女

娃娃,个个工资不高,可又穿得不错。”

洞天酒店的楼上有跟站里女职工们来往的女孩子都这样回答说:“洞天酒店女娃娃的工资全穿在身上了。”

2

那个三年的冷清时期过后，地处西开发区的长途客运终于以它私营所不可取代的特质步入正轨，并步步走向高潮。黄楼的客人也逐渐多起来，餐厅跟着进入了忙碌状态。社会上有了黄楼的招聘信息，这使下岗三年来的黄楼人员面对久违了的黄楼，都多少有些感慨。总经理顾嘉新情绪饱满地请了盟电视台的薛涑到黄楼来拍广告。薛涑由侯卫带着，里里外外、方方面面地拍了一整天，傍晚的时候，他们都很累，顾嘉新在餐厅为薛涑摆了一桌菜，黄楼的主要人物都在席上。薛涑点了水雁的名字说：“她可以一起来坐坐吗？”

顾嘉新犹豫了一下，说：“可以可以。”便让侯卫去通知了，又问，“你以前认识她吗？”

薛涑说：“我以前在晚报社，收到过水雁的投稿，她写得不错。”

“是吗？”顾嘉新惊奇地问道。

“是的。”薛涑说，“那时候她还在上学，后来不见她的稿子了，也不知道她到哪儿去了，今天无意间在这里又遇着她了。”

顾嘉新高兴起来。水雁来了，顾嘉新热情地招呼她坐在薛涑的旁边，薛涑的另一边坐的便是顾嘉新。水雁兴奋地与薛涑打了招呼，在他旁边坐下，侯卫在水雁的旁边坐下。顾嘉新的另一边坐的依次是两位副总经理和办公室主任，然后是餐厅部经理谭佳。顾嘉新环视一遍各位，对着水雁那里看了又看，最后向侯卫点一下头。侯卫绕过水雁和薛涑走到顾嘉新面前，将耳朵凑上去，顾嘉新说，把乌云找来。

“乌云在班上吗？”顾嘉新问。

“她是早班，现在可能在宿舍里休息。”水雁说。

“你去把她也找来。”顾嘉新对水雁说。于是侯卫重新坐下了。

水雁给五楼打个电话。乌云来了。顾嘉新感觉顺畅了。乌云是总台的组长，放在水雁的上面符合程序。

“今天我们很荣幸，请了薛大记者来。”顾嘉新开始表示第一个意思，“酒店下一步的兴隆和发达需要有个好的媒体给我们做宣传，除此之外，还望薛大记者能够经常写一写我们，以后，酒店的繁荣和兴旺也有你的一份功劳！酒店的效益好了，也应该说是你给带来的！为了薛大记者的到来和我们酒店的明天，我们干了这一杯！”

每人面前的第一杯酒干了。薛涑说：“酒店的效益好了，不能说是我的功劳，应该说是电视台和你们共同的功劳。我只不过是穿针引线罢了。要说写一写你们，那没问题，今天我才发现你们自己内部就有人能写。”他拍了拍水雁的肩说，“你本身就在其中，比我看得更清楚，你就写吧，你写我就给发！”

“好！为了你的这番话，我得代表顾总经理敬你一杯！”侯卫端了满满的一杯酒站起来，双手递给薛涑。